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後漢

皇帝

建光元年夏四月雨雹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一河西雹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元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元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巴郡宕渠人數糾發姦惡

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刑人之刀又下龐奮

使逮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字鴻卿疑

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秋七月地震郡國凡十三

高句驪王遂成降

初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注俱見前數千騎圍元菟夫餘今朝鮮東北境古扶餘國地通典扶餘國後漢通焉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

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事在建光元年已宮死子遂成立

時姚光為元菟太守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空遣使弔問責讓前眾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至是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

九月地震郡國凡二十七

雨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

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僕從人數百匹謂縑帛也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

之柄在于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時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忠又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心常獨不安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宜割而分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汝南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卒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

史稱憲言論風旨無所表見而見者服其深遠夫既無表見所謂深遠者安在雖憲在當時不失為高蹈然史論實係溢虛譽者口實當別白觀之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于逆旅踈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袁閬字奉高汝南人戴良字叔鸞慎陽人陳蕃字仲舉平輿人周舉字宣光汝陽人郭泰字林宗太原人

癸亥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鄯王君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注見前

北匈奴連與車師冦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 略曰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冦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蒲類國名今巴里坤城其東部也城西北有池即古蒲類海唐人亦名婆悉海秦海章懷注大秦國在海西故云交河故城在今土魯番城西

漢車師前王庭地唐于此置縣屬西州朝廷下其議陳忠請于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于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此丹陽今寧國府是

九月雨水郡國凡五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

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三

聘處士周燮字彥祖汝南安成人馮良字君郎南陽人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燮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

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于伊和谷于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後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傳首京師事在四年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見形徒反徒供徭役者材木各起冢舍園池震復上疏略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

胡寅以楊震自取殺身在於不能決去其說非是明哲保身在小臣不預國政者或以藉口震

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宮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所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于

即欲去亦當在未為大尉時否則國之三公猶不知蹇蹇匪躬之義可乎故謂震不能有弭變之才則可謂震不能有引身之智則不可

是柴門（柴塞其門也）絕賓客豐等復惡（烏路反）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移姓齊公子雍食邑于移其後因以為氏　代郵行書代驛吏傳行文書也）

夏四月閬中（秦縣今為四川保寧府治）山崩

以耿寶為大將軍

秋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主飲食者邴吉等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譖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爲當廢太僕來歷字伯珍歙曾孫與太常桓焉字叔元榮之孫廷尉張晧字叔明犍爲武陽人留侯良之後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爲濟陰王居

德陽殿西鐘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偉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邱弘陳光趙代施延大中大夫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庭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處國事固得輙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祖縣歷母武安公主不得令見 德陽殿章懷注在北宮掖庭中西鐘下西廂下懸鐘之所也鴻都門北宮門名閭邱複姓左傳齊有閭邱嬰

庚申晦日食

地震（京師及諸郡國凡二十三）大水雨雹（郡國凡三十六）

乙丑　四年春二月帝如宛

三月戊午朔日食

帝崩于葉（注見前）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馳歸四日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名壽章帝子子北鄉濟北國邑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宫悲號不食羣僚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鴈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于是顯以弟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並處權

要威福自由

葬恭陵在洛陽縣東南

賀善贊曰安帝即位所書羌夷盜賊災變世道可知況閻狎佞臣厚保母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乎

冬十月越巂山崩

北鄉侯懿尹起莘發明北鄉侯已即位而不書崩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而書懿既臨大位異乎羣臣也

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

鄭衆孫程並以閹人定策封爵漢祚日替此一大關鍵黃門之禍何待後日始見耶

守

十一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十六

中黃門孫程涿郡新城人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是為孝順帝誅閹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皆截單衣為誓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為省內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台

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寮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户侯詩許諾辭以兵少顯使與樊登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詔尚書使收景送廷尉獄即夜死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後漢縣屬日南郡遷太后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擢程為騎都尉詔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祋諷閭邱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

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初闞顒辟崔琰為吏琰以北鄉立不以正知顒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顒曰沈醉不得見乃告長使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會顒敗琰坐斥門人蘇祗欲上書言狀琰遽止之禪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為證琰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崔琰字子玉涿郡安平人駰之子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

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震墓在今陝西潼關西大道北

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葬畢乃飛去郡以狀聞帝感震忠直復以中牢具祠之時人立石圖鳥像于墓所

孝順皇帝

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

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延光四年為司徒曰瞽瞍常欲殺

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事具見前怨母隔絕後感

頻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率羣臣朝覲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皇太后閻氏崩合葬恭陵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賢將七千餘人戰于臨洮斬千餘級羌請率種人降

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

秋八月下司隷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為尚書

司隷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憙阿黨權貴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

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事見前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孫程張賢等乞見曰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古今注曰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李郃上書曰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

梧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如占恐復有居帝旁紀亂政事者

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吒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帝乳母宋娥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于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赦出詡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

周舉說朱倀以功臣大德不可忘者實椽人也別時稱舉為忠諫古亦可見矣

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徙封遠縣（程徙封宜城侯）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字孫卿壽春人是年二月李郃免倀代）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名宜急表之倀乃諫帝從之復故爵土（三年召程還京師陽嘉元年卒）

丁卯 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初帝母李氏為閻太后所害事見前瘞洛陽城北至是

左右白之帝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恭陵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

先是班勇誅斬東且彌西域國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王更立其

種人為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

徙居枯梧河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

攻之于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兩道擊之朗先

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

自古求才必先行實其有因其虛名相尚遂以高爵收之者東

崔離闞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朗亦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以許敬字鴻卿平輿人為司徒朱倀罷敬代

敬仕于安和之閒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重之

聘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為五官中郎將

英善星算推步災異隱于壺山章懷注山在鄧州新城縣即張衡南都賦

漢自嚴光後卿
相無識競以隱
逸為高釣名倖
進者得因而中
之范史於樊英
入方技不入隱
逸殊為有見

所云天封大狐是也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皆不行

安帝初徵為博士建光元年與孔喬字子松安定人李昺字子然鄧人郎宗字仲綏安邱人楊倫字仲理東昏人王輔字公助安陸人等同徵

不赴至是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

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殭輿入殿猶不能屈乃設

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

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

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

志及後就聘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以處士楊厚（字仲宣廣漢新都人）黃瓊（字世英香之子）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字子堅郃之子）以書遺之曰語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亦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少好學以父郃為司徒因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

鄭吉屯渠犁班超屯疏勒皆出

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戊辰 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己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安帝永初五年徙至是復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

塞二三千里是繕邊防正以衛內地豈有三郡逼近西京轉可移民避冦者况郡縣既空適足逞戎馬之足直揖盜耳

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言無蔽障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吳郡人為河閒相辛未

河閒王政章帝子開封河閒王開卒子政嗣傲佷不奉法帝以侍御

史沈景彊能權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跱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曽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奸人奏按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

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

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左雄

亦以為言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名妠乘氏侯商次女恭懐皇后弟雍之孫

為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僕射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等上疏曰岐嶷形于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后少好史書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

夏四月以后父商[字伯夏]為執金吾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章懷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時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濟陰太守胡廣先是廣駁

雄所奏乞宣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從雄奏出廣為太守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謂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己安民為劣弱監司項背相望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省民各寧其所矣帝悉從之而宦者不便終不能行

癸酉

二年春正月徵郎顗郎氏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爲氏顗字雅光安邱人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神聖驚動而宮殿官府歲時未積便更修造願校計繕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二令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屬內荏無佐國之實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入玉井恐有兵憂宜爲備禦六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宜恭己內省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司徒居位陰陽多謬異人同咨宜黜司徒以應天意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于時三期宜大蠲法令去奢就儉除煩爲簡舉方正徵有道開不諱之路 園陵火災

陽嘉元年恭陵百丈廡災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天苑注見前玉井參星下四小星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左雄上書諫曰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

惟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悼快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商讓還冀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

至重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士對策李固衛尉賈建舉固對曰漢興三百餘年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

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權尊勢重宜擇其人以毗聖政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由此言之

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時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皆對策上以固為第一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大司農黃尚（字伯河南郡邔人邔音紀）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為雒令棄官居漢中阿母後竟坐構奸誣罔收印

綏還里舍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筭為太
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造候風地動儀時
皆服其妙　胡三省注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
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
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衡靈憲序曰在昔先王
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原先準之于渾體是為
正儀故靈憲作興又衡本傳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
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
道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如有地
動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響雖一龍發
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乃知震
之所在書典所紀未之有也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風案

之段恭廣漢上計掾上疏曰太尉參極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酒會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甲戌 三年夏五月旱

時春夏連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消變之術

周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宫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正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乙亥

御史張綱字文紀晧之子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甚

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以后父商為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巨覽漢陽人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為掾屬周舉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

怪屢見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為太尉

龔深疾宦官擅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

龔罪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于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云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以后兄冀為河南尹

冀嗜酒佚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

爲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進爲武陵太守討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百世師非聖人不足當之即大儒通内外學亦難語此況未既其實乎可聞不可見是仍以隱求之以名高耳上以名相高耳上以名求下以名應時政可知已

丁丑二年夏四月地震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字高卿雄之子不至

真博通内外學為關西大儒會帝西巡田羽薦之前後四徵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可謂百世之師矣

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帝還宫

戊寅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以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為九真太守張喬南陽人為交阯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先是象林蠻區祉也豈俱反又烏侯反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侍御史賈昌討之歲餘不克事在二年百官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其七不可而請任祝良張喬

閔曰荊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不可一也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堪復鬬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致費若此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禦敵當復更發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若四州之卒赴萬里哉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發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冦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

虜之功皆可任用　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故冀州刺史　任將帥直嘗坐贓罪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事見晉語今君不以

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恍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時宦者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春秋鄭裨公子于產後以字為氏清儉退厚無所薦舉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禁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知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梁商請免連染無識者或予之不知商素今其子與曹節輩交好深究中宮恐有及己之患故

己卯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黃門曹節南陽新野人等用事遣子冀及不疑與交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沛國譙人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聞震怒收逵等下獄悉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順迎和氣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欽遂竟其獄不得謂之保全善類也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馬賢擊燒當羌那離等斬之

先是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事在陽嘉四年）時詔拜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羌賢復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又進擊鍾羌且昌等諸種俱詣涼州降（事並在陽嘉四年）已而燒當那離等寇金城塞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事在永和三年）至是賢將湟中義從兵掩擊那離斬之

徵賢為弘農太守

庚辰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左部句龍王名等反詔度遼將軍馬

續招降之

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注見前

殺長吏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

擊破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

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

者遂更狐疑逼坐免梁商上表曰馬續素有謨謀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爲明約期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與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是秋九月匈奴吾斯立車紐爲單于引烏桓羌胡冦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五月己丑晦日食

（辛巳）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為東羌居隴西漢陽金城塞外者為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涼刺史（梁商謂之曰戎狄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務在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事在五年）帝命馬賢討西羌梁商以為賢老不

如大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馬融時為武都太守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侵冠三輔為民大害臣又聞吴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帝皆不從至是果敗賢及二子皆沒封賢孫承光為

列侯

三月武都太守趙沖擊破鞏唐羌詔沖督河西四郡兵

時郡將以皇甫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羌遂退卻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能溫飽以全命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與趙沖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羌遂寇北地轉寇武威帝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命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明年羌降乃罷軍屯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梁商甯殺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覆轍東漢之不為梁氏竊者幾希即諳官者誅冀實救人抱薪之為非曲突徙薪之計也

商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以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卒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為河南尹

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辛亥朔日食

冬十一月徙荆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閒餘類悉降固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

散

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字叔榮河内林慮人周栩馮羨張綱欒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輿服志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郡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用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

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官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字景伯洛陽人復行按舉乃更考正其罪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喬奏梁氏親黨陳留太守

梁讓等皆免之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

思亂民非敵因比雖面縛歸降亦不可遽貸也從來反側不常多為受欺之言所誤故綱發來特嬰衆復叛明季於張獻忠諸賊執以受撫為名自貽伊戚非炯鑒歟

徐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罷遣吏兵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願以刑罰相加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則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其深計之嬰泣下曰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

掾私賦民錢市
衣進父因父言
而自首其事即
實原其情宥其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綱論功當封冀遇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送至犍為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峻為令能選用人才各盡其用發奸不旋踵民間不畏吏雒陽大治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吳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說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

罪可耳仍以衣
遣之民則何辜
事出好名不可
為訓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遣之 任峻渤海人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癸未 二年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遣人刺匈奴吾斯斬之

元年秋吾斯復反與奠鞬臺耆且渠伯德等掠并州王暢字叔茂龔之子薦寔于朝以為中郎將寔募人刺殺吾斯送首洛陽明年進擊餘黨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寔降詔書褒獎賜錢十萬 時匈奴兜樓儲先在京師明年遣之歸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觝百

戲立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四科帝從之

中常侍承帝命召太子恒事也神暠即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

甲申 建康元年春趙沖討羌戰沒

先是趙沖為護羌校尉擊燒何羌燒當別種破之于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户悉降事在漢安元年二年至是沖追叛羌遇伏戰沒而沖前後多所斬獲羌亦由是衰耗封沖子為義陽亭侯明年左馮翊梁並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皆降隴右復平

夏四月立子炳為皇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

手劒當車是嚴然以父子爲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方譽以爲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未決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梵辭屈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討之

帝崩太子炳即位是爲沖帝時年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爲太尉録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在雒陽縣東北

史臣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何其傲僻之多歟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

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冬十一月九江盜馬勉稱帝于當塗注見前

勉稱皇帝其黨徐鳳稱無上將軍建年號置百官

羣盜發憲陵

孝沖皇帝

乙酉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列侯到乃發喪李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孝王慶嗣孫延平之子及渤海王名鴻樂安夷王寵之子考夷王寵之父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伉卒寵嗣封千乘延光中改國樂安卒子鴻嗣鴻生纘即質帝帝既立梁太后始

從封鴻渤海北云渤海者蓋史臣追敘之文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是為孝質帝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父延平亦樂安夷王之子鄧太后以嗣清河蒜為人嚴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時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鑒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葬懷陵

將卜山陵李固以冦賊軍興費廣帝尚幼小可起陵于憲陵塋内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守叔輔北海劇人擊馬勉范容等斬之

太后以徐揚盜賊盆熾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俱敗没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遂破斬馬勉及徐鳳范容等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時張嬰復反廣陵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撫皆破斬之于是東南悉平歷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和州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孝質皇帝

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閏六月梁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直隷保定府博野縣侯志章帝曾孫入即位是為孝桓帝太后臨朝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煑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

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乃名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為禮由是惡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長可保也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平原王翼翼以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因徵到夏

亭門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厚之志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秋七月葬靜陵在雒陽縣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冬十月尊母匽氏匽同偃皋陶之後以姓為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

丁亥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

夏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中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不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益州

刺史种暠糾發其奸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屬喬舉氾宮為尚書喬以宮贓罪不用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由是日忤冀

九月京師地震策免太尉喬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侯徙桂陽蒜自殺（後梁冀惡清河名改為甘陵）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官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劉文甘陵人劉鮪魏郡人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固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渤海人貫械上書趙承河內人等數十人亦要鐵鑕詣闕通疏太后詔赦之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時馬融為冀作章奏祐謂曰李公之

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固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室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得書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守尸十日不去喬故掾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趙承與固弟子七十二人論固言迹為德行一篇吳祐亦自免歸卒于家　郭亮字恒直朗陵人董班字李宛人楊匡字叔

當時亂政自足以召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修漢志

康陳留人

戊子 二年春正月帝冠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 明年三月復還北宮

己丑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震顯陵寢屋

秋七月康縣 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 雨肉 續漢志肉似羊肺或如掌五行志棄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是時梁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寃之

引羊禍由於杜詠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市垣二十四星在房星東

九月地再震山崩

前朗陵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徵拜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光祿勲杜喬少府房植所舉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莅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靖字叔嗣少有俊才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汝南許章曰慈明外朗叔嗣內潤潁川又為

荀淑偶然何至上應象緯史家阿好失證類此者不少

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陳寔嘗詣淑寔使子紀將車諶持杖後從孫羣年小載于車中既至淑使靖應門爽行酒餘六龍下食孫彧小坐于膝前是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紀字元方諶字季方羣字長文荀彧字文若

潁陰令苑康字仲真渤海重合人命其里曰高陽里淑卒年六十七歲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淑兄子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昱曇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昱後共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昱字伯條曇字元智

庚寅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合葬憲陵

三月封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壽善為妖態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起兔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于冀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豈可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

外觧人惑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字處沖蜀郡成都人）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勑羽

不疑本與冀為昆弟曾斥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冀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為自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實不得謂之皆信也

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媿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辭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不疑子時年十六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上疏曰臣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般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誅前漢書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閒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黃瓊留之拜光祿大夫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駰之孫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略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慾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夫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寛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審于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内肅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監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

險傾方將抇勒鞬鞠以救
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司馬氏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寬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
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
于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
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斯
不易之常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襃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
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

合食四縣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贊不名禮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壬辰

二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后匽氏崩合葬博陵帝父蠡吾侯之墓也

帝舉哀洛陽西鄉以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王侯以下皆會葬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匽氏無在位者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京師地震

癸巳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兾州刺史尋

徵下獄輸作左校

兾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户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

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

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

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字子奇潁川定陰人等數千人詣

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

桀跖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

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

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

上疏稱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甲午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朐山崩在今江南海州南上有雙峯如削俗呼為馬耳山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時盜賊四起陳留李堅自稱皇帝事在建和元年長平陳景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南頓管伯稱真人圖舉兵事俱在建和二年扶風裴優亦稱皇裴氏非子支孫封𨛬鄉因以為氏其後去邑從衣

帝平元年事在和俱伏誅至是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復反叛殺長吏

乙未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隷冀州饑人相食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

聞之即勒兵出軍吏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將其衆降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貨財為羌所苦及奐正身絜己無不悅服

丙申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弛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

注見前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注見前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為校尉時鮮卑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膺到邊羌胡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還之

以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為贏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長

公孫舉等冦青兖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贏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

户歸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字季明長社人陳寔皆嘗為縣長時人謂之頴川四長淑事具前皓少以篤行稱公府辟林慮長不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俱有聲名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嘗言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皁白瑾以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寔為太邱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長修德清

靜百姓以安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人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遣中郎將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

帝以東方盜賊昌熾命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才者司徒尹頌字公孫鞏人薦議郎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竇等大破斬之餘黨皆散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酉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

居風漢縣屬九真郡人朱達誘蠻夷反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擊破之後延熹三年餘冤復反詔以夏方為交州刺史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　夏方九江人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蓋民

可百年無費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戊戌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于

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秋七月雲陽地裂

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

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殁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

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奸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去斥奸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凉今年租更

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

寛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除并凉一年租賦鼂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歳

以億計後梁冀暴虐日甚冀與龜素有隙徵還龜上

疏請誅冀不省遂不食而卒

以張奐為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

坐帳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匈奴別種名

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以种暠為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

逺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邉方晏然

己亥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氏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宫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疎之憂恚而崩葬懿陵後梁冀誅廢懿陵為貴人冢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而多託匪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臣聞四時之運成功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至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宜遵懸車之禮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笞殺之太原郝絜

胡武與著友善冀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㓗知不免仰藥而死帝嫡母耿貴人甍冀從貴人從子承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殺之冀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

命帝頗不平鄧香和熹皇后從兄子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其女猛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己女時猛姊壻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宣乃使刺客殺尊而又欲殺宣遣客登屋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河南人具漢紀作貝瑗元城人唐衡潁川郡人左悺平陰人徐璜下邳良城人等成謀誅冀冀疑之

乃使黄門張惲入宿以防變瑗收惲請帝詣前殿使尚書令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賔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税之半散其園囿以

和帝誅竇憲而封鄭衆順帝誅閻顯而封孫程桓帝誅梁冀而封單超等其害自相倚伏至靈武何進被殺則外戚直在宦官掌握之中矣太阿倒持勢難挽立故西漢亡于外戚而東漢亡

業窮民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即猛也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超及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以黄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 字孟博征羌人 滂少厲清

於立言可不戒哉

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及為太尉掾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也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深為民害者

徵處士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韋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袁閎字夏甫安元孫李曇字雲潁川陽翟人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獨行為法鄉閭不失佳士至彼盜賊於殺身猶隱情若此則賢

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稱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稱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聞同被而寢嘗詣郡縣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

矯枉之人行違之止使出隱民注亦訪息養好寸寸

勞以酒食而遣之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著隱居教授不修世務閭家世貴盛若身守節以耕學為業墨少喪父繼母酷烈事之彌謹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味必先以進母鄉里宗其孝行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山陽防東人等為列侯殺白馬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令李雲字行祖甘陵人弘農掾杜衆袁紀李雲下獄

事在三年范書在二年綱目因之今依綱目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親屬皆為列侯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内侯又託以與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安平人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全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

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皆坐免黜（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

後黄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横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海内傷懼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與梁冀共搆姦軌臨

采女數千所出
僅止五百左右
無功降封侯為
鄉侯如此調停

莫當誅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以陳蕃為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博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人不聊生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

所謂月損一雞之類設水旱十傷五六不問一議賑卹其義自見

因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旨降為鄉侯

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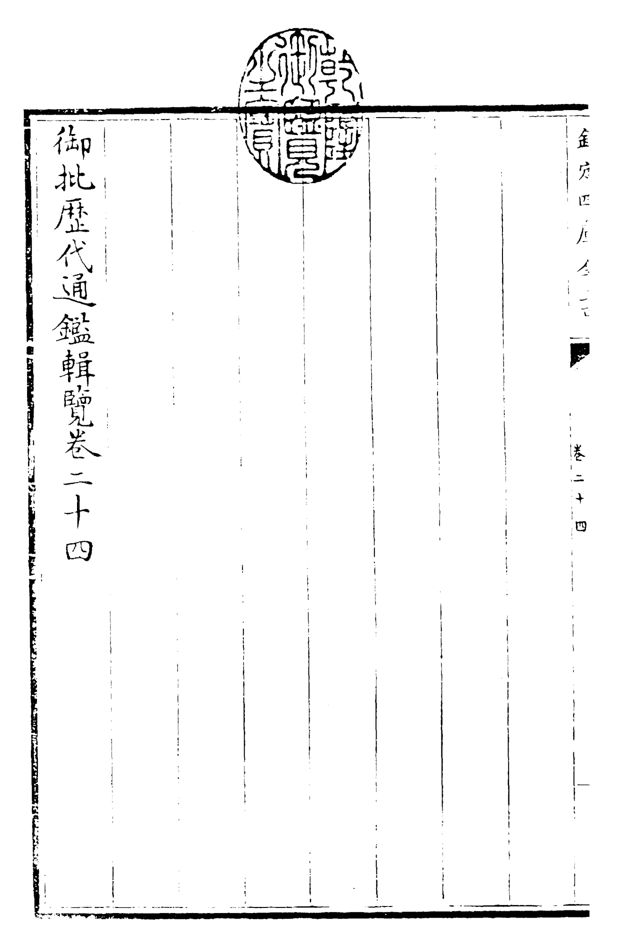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字興先倫之曾孫）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洛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方等無罪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奸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

左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後種以久旱赦出皇甫規等訟之再徵乃到拜太常

以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為善可以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

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夫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佞之臣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矣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